

毅红翻译小说集

風初夜

美国当今情爱经典小说

朱利安·哈勒维 著
张毅红 译



远 方 出 版 社

毅红翻译小说集

風初 波夜

美国当今情爱经典小说

朱丽安·哈利维 著

张毅红 译



远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赵志忠
封面设计 张春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毅红翻译小说集/张毅红译.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8

ISBN 7 - 80723 - 072 - X

I . 毅... II . 张... III . 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3029 号

毅红翻译小说集·初夜风波 (卷)

著者 (美国) 朱利安·哈勒维
译者 张毅红
出版商 远方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发行商 新华书店
印刷 内蒙古华商印务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8
字数 268 千
印数 1 - 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80723 - 072 - X/I·28
总定价 36. 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初夜风波》 导读

大学生格罗珀与女孩帕姆邂逅于纽约地铁站。短暂的旅行使金童玉女坠入爱河，继而拥搂在一起，互诉衷肠，相见恨晚。暴风雨般的激情让他们领略到斑斓的人生。他们赤身裸体，象大海、似高山，尝尽了人间的欢乐，虽是初试锋芒，却欲仙欲死，淋漓酣畅。他们频频相约，颠鸾倒凤，尽情欢度销魂时分，沉湎于仙境般的爱中。心醉神迷的独白揭示了他们的心扉：

金童：我之所以惊叹她的大胆，是因为我谙知她曾是多么的羞怯。她尽管惶恐不安，仍勇于贴近我。正是她让我首次体验到自己是一个男人！

玉女：我来了亲爱的，上帝知道我的爱是那么炽热，而先前我的思想连同我的躯体似乎一直沉湎于无声的孤独之中。我虽然害怕，但正是你让我首次领悟到做女人的真谛！

人生初欢的彷徨与焦虑，痛楚和愉悦由此可见一斑，读后令人遐想联翩……。

译 者 序

大学生格罗珀与女孩帕姆邂逅于纽约地铁站。在短暂的旅行中，双双坠入爱河。暴风雨般的激情使他们领略到人生多姿多彩的一面。然而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们从耽于幻想的浪漫中返回到现实。各自的破损家庭，犹如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他们，而学业、服役、就业、婚姻及生育等人生大计又搅得他们心力交瘁，茫然不知所措……。

这是一部主题严肃、蕴涵深邃的作品。性爱就作者而言是健康而美妙的，不是罪恶，无可羞惭，犹如吃饭与睡觉，是人们的平常之事。但此题对于涉世未深的少男少女们却显得分外神秘。性爱就其而言是一种朦胧的渴望，即便是禁果也必定是甘甜醇美、鲜香可口，非得冒险偷尝才罢。这就需要对其循循善诱，但绝不能闪烁其词，甚至加以训斥。

此书诚实而直率的性爱描写，自然不会讨好世俗的恶劣成见。但是假如我们用一颗纯洁的心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在那些骚动不安的场面的背后，蕴蓄着无限贞洁的理想。此书的贞洁灵魂是要用贞洁的心去发现的。

书中对男女主角初次性体验的描述，可供青年男女借鉴以缓和他们初欢时的紧张心理，使其尽享天伦之乐，领略美好人生。正如美国《当月书刊俱乐部》评论道：“此书对男女主角首次性体验的描述细腻

而生动，或许会使部分读者感到惊异，但书中完美记叙了年轻人迸发出的那种美妙绝伦、欲死欲仙的激情，却使之成为情爱经典之作”。书中男女主角各自的独白也十分到位。

男主角：我之所以惊叹她的大胆，是因为我谙知她曾是多么的羞怯。

她尽管惶恐不安，仍勇于贴近我。正是她让我首次体验到自己是个男人！

女主角：我来了亲爱的，你可知我的爱是多么炽热，而先前我的思想连同我的躯体却似乎一直沉湎于无声的孤独之中。我虽然害怕，但正是你让我首次领悟到做女人的真谛！

此书对年轻人的爱情观、性道德具有积极的教化作用。书中提示少男少女们还有远比性爱更重要的事可做。假如对婚恋朦朦胧胧的他和她一旦苟合，双方自然无法揣测未来，也不敢或无力面对将要肩负的责任或承担自己行为所酿的后果。故适可而止，遵循生活规律，先立业，再成家，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性观念也应与时俱进。如今与其容忍少男少女们在无知的状态下偷欢，继而损害身心健康，甚至酿成苦果，倒不如让其明晓男欢女爱的真情，尔后晓以其利弊；劝其洁身自好；告其好自为之！倘真如此亦有裨于社会的文明进步。

本书作者朱利安·哈勒维（Julian Halevy）是位上世纪50年代活跃于美国好莱坞的剧作家，上世纪70年代因受到美国政府不公正的待遇而移居意大利。他于上世纪80年代中叶受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项目咨询专家被派遣到中国苏州，与本人结为知己。

作者当时将此书惠赠本人时，再三勉励将其译为中文出版。然而本人囿于当时的社会氛围，就连保存此书都感炙手，更谈何出版成书，遂将其视为“违禁读物”而束之高阁。日后每每想起此事未免有愧对挚友之嫌而不禁汗颜满面。今翻译全书以供出版，亦可告慰远方

的朋友。

该书于1964年由纽约戴尔(Dell)出版公司出版后，很快风靡全球。不久便被搬上银屏成为爱情经典片。影片由好莱坞名导塞缪尔·戈尔德温亲自执导；乔治·加勒特编剧；明星彼得·方达，尼克·亚当斯主演；沙伦·休格妮和德博拉·沃利等加盟。影片以精彩的篇章，动人的场景，艳丽的画面，美好的镜头和哲理的语言让年轻人为之疯狂。

本书原名《年轻的恋人》《The Young Lovers》，拟名《初夜风波》，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张毅红

2005年6月1日于

苏州工业园区沁苑

目 录

导 读.....	(1)
译者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2)
第五章	(42)
第六章	(59)
第七章	(68)
第八章	(71)
第九章	(75)
第十章	(80)
第十一章	(83)
第十二章	(91)
第十三章	(102)
第十四章	(114)
第十五章	(117)

第十六章	(126)
第十七章	(137)
第十八章	(149)
第十九章	(161)
第二十章	(172)
第二十一章	(181)
第二十二章	(193)
第二十三章	(199)
第二十四章	(204)
第二十五章	(214)
第二十六章	(218)
第二十七章	(227)
第二十八章	(231)
第二十九章	(239)
第三十章	(249)
第三十一章	(256)
第三十二章	(261)
第三十三章	(265)

第一章

他初次与她邂逅是在纽约第 53 大街的列克星敦地铁站。此后每每回想起来，他都觉得不寒而栗。有生以来恐怕最重要的会面竟是那么的偶然。

此次邂逅本来已失之交臂，他已经打算乘坐公共汽车穿越市区直抵学生村，那儿有他与另外两位大二学生合租的宿舍。可是那天在雨中当他走过拐角时没赶上那班车，眼睁睁看着车离他而去。与其穿着双需要换底的湿脚皮鞋再等下一班车，还不如乘坐地铁。他拿定主意后边朝着城外方向的独立广场站走去，边思忖在数学考试已逼近时得理智一点，要不就会患感冒。脚上的鞋已全湿透了，每行走一步都咯吱咯吱地往外渗水。前方车站一片水气蒙蒙，犹如一座刚出土的千年坟窟。他在候车时不觉又想到了晚餐，不知同寝室友准备了什么美味佳肴。

列车从车站另端黑黝黝的洞穴里隆隆驶出。望着呼啸扑面而来的列车，他不由得使劲稳立在站台边缘的地面。尽管他脚上穿着湿漉漉的袜子，但安如磐石，任凭列车头渐渐逼近，他心中感到安然——那得归功于右手紧握的铁手把。汽笛声吞没了他，尽管离机车近得可怕，但他感到坦然无惧。面前的列车犹如他想象中的一头大公牛气喘吁吁，犹犹豫豫，摇摇晃晃，最终趴下不动了，其高傲的头乖乖地低下。这是行驶向第六大道的头等舱列车，而他等的是经济舱列车。他坐在一条长椅上，远离匆匆回家用餐和看电视的人流。站台不一会儿就冷清了，人们都拾阶而上离台而去，他再次孑然一人置身于坟窟，等候下一趟开往第八大道的经济舱列车。那是趟由蒸汽机车牵引的列

车，从皇后大街开来。蓦地他看到了一位姑娘，依然在站台徘徊，他已能揣度那姑娘欲与他说话。姑娘长得瘦瘦的，有点憔悴，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对四周的口香糖售货机和体重仪不屑一顾。她那乌黑光洁的长发披在肩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身上穿的短上衣都已湿透了，淋雨后的棕色兔皮上衣显得格外黯然沉闷。他等着姑娘朝他走来，顿时感到六神无主。他先前也曾多次体验过类似的感觉，那是一种迫不得已而有所作为的感觉。犹如孩提时代，有小伙伴向他挑战，他被迫与之打上一架。那姑娘分明来向他求助的，不管她需要什么，他得帮她一把。“请问去科尼岛怎么走？”她冷语冰人，只对自己所问的答案感兴趣。他如释重负，却也有所失望。他本来期待她有求于他，事情原本应证明点什么。假如他对她慷慨解囊或跳下站台从铁轨中拾起她丢落的钱包，那情景原本应证明他能有所作为，至于证明的程度他无法揣测，不过却至关重要。“你得乘到布卢明顿转车，”他小心翼翼地答道。“坐下一趟开往第 14 大街的车吧。”

他注意到她连口红都没抹。真是奇怪，他思忖，因为她至少与他年龄相仿，接近二十岁。通常没抹唇膏的女孩子们都显得诚惶诚恐，羞于见人。但这又十分让人觉得好奇，于是人们将肆无忌惮的目光扫向她们。然而眼前这位姑娘的脸蛋却与众不同，她之所以没抹唇膏是因为她忘了。偶尔在眼前闪动的红色，让他感受到姑娘那樱桃嘴的曲线美。姑娘的这张脸，使他想起在第五美术教室里由幻灯机打在屏幕上的早期意大利肖像油画。这些肖像起初都显得瘦骨嶙峋，但渐渐地他开始喜欢起她们了，因为她们不招惹是非。

她向他道了谢之后便离开了。他又独自一人坐在长椅上，不禁心生疑窦：她一个女孩子为何要在 3 月的一个雨天去科尼岛？

列车在朝市区飞驶，他坐在经济车厢里冥思苦索仍不得其解。她可不是属于科尼岛上的那种女孩子。即便他上了另一辆车与她背道而驰，也仍记得她的模样。他可不想让她察觉，仅仅因为她向他问了个路就对她紧追不舍，甚至想入非非。

当冬季一切娱乐设施都已关闭的时候，有人欲去科尼岛，要么是岛上的人，要么是去拜访某人。这两种可能一样都不适用于这位姑娘。她既没有穿上原色皮鞋——他曾看见母亲在德尔门商店花了 35

块钱买过一双；她的谈吐也并非娇声娇气——好比在芬奇夜总会或百来丽酒吧调教过的女孩那样矫揉造作。他一路苦思冥想几乎错过下车的站。刚好在关门前的瞬间他抬头看见窗外用黑白瓦拼成的熟悉的数字 14，他冲向车门往外挤到上下平台，全然不顾硬橡胶垫撞击双肩。

他发现车厢内的其他乘客在朝他咧嘴嘲笑，互相交换着长者般的眼神，似乎他们看到他幼稚的举动觉得挺有趣。“他们算是成年人了，”他有点忿忿不平。他们都挺老道，知道什么时候该下车并提前作好准备等候开门，犹如一群奶牛在挤奶时间快要到来时自动聚集在田间栅栏门口。

他眼睛盯着远去的车辆尾灯，挤进了驾驶室。司机的手紧握着车把。列车呼啸着通过黑黝黝的隧道，隆隆驶过站台而没有制动，旅客们发现自己的车站一晃而过个个骇然。列车咆哮着飞驶，一直开至铁路尽头，那是俯瞰太平洋的峭壁。“现在都下车吧！”司机对旅客们说道。“下次发现有人忘了错过站别再嘲笑他们！”。

他从列车上下平台拾级而上时发现了刚才那位姑娘走到了上层后犹豫不决正在找标记。他停下身假装结鞋带，不想赶上她，以免让她察觉他一路追踪而来。

他行走在站台上层，穿过一行铁栅栏中间的条板门，右拐后朝通往第 14 大街的出口走去。眼前的通道空无一人，他蓦然回头看见那姑娘正朝布卢明顿相反的方向走去，于是追了上去。“嘿小姐”他朝着干得皱巴巴的棕色皮背影喊道。“你走错了方向。”她转过身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你刚才是问我吗？”本来周围又没有其他人，他思忖道。“我说你走错了方向”。“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她彬彬有礼地诘问。他领悟出她已认不出自己了，不禁面颊绯红。“你告诉过我，在第 53 大街，你问过我如何去科尼岛。”“喔，对呀我想起来了，太感谢你了。”她显然已记不起他的脸，仅仅出于礼貌而已。“你说过是走哪条道？”“我领着你，我俩是同路”“谢谢你，我老是辨不清方向。”她嫣然一笑。“你真是太好了。”“没什么。”他感到尴尬无比，犹如推错了门，闯入后还与陌生主人迎头相撞。两人顺原路返回，缄默无语。他在窃喜，因为他已来过这个车站不下上千次，甚至对每一根电线杆都了如指掌，至少他能不费吹灰之力领她去布卢明顿。

他从侧面瞥了她一眼，发现她冷若冰霜。“要是现在就与她分手，五分钟后再相见，她恐怕连他长得什么模样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他臆测。诚然这样的想法也不免使他沾沾自喜。人们一旦得到帮助会变得不自然，而当他们向你道谢时，你得摆出一副坦然自若的姿态。

他发现自己又想起了科尼岛，还在猜度她为何要去那儿。他几乎就要究诘她，但最终决定只字不提。她或许会揣度他对她有所企盼，欲与她约会或做点什么。那样就太糟了，他思量道。即便你是在勾引她也要不露声色。倘若你真的想勾引女孩，那么你会为此感到害臊，因为一切似乎都是个骗局。他真企望能有某种方式与一位姑娘从零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词汇，甚至一门全新的语言相识，而不是象事先设计好的陷阱那样。

他俩抵达标有布卢明顿牌子旁时，他向她道明，“我不怎么认得布鲁克岭。你最好问一下别人该乘哪班车。”

“别担心，”她挺有把握地答道，并伸出手。“谢谢你，再见了。”

她使劲握了下手，让人觉得挺当真的。她在等他离开，可他不想走。他得澄清她为何孑然一人去科尼岛，即使她会认为他对她有所觊觎也无关紧要。

“嗯，瞧，如果我问你为何要去科尼岛，你会很介意吗？”他盘诘。现在好了，要说的已一吐为快，而且听起来挺糟的，他暗自叫苦。这有点象他在中央公园常看见的眨眼黄线，难以置信地被用于拦挡儿童，且出乎意料地有效。他笨拙地解释：“今天寒气袭人，大雨滂沱，况且现在是冬季，岛上一切娱乐设施都已关闭，而且此时天色已晚。”他忽然停住不说了，思忖把事情弄得更糟，还欲盖弥彰。他僵直地站在那，呆呆地望着她眨眼，并认为她正以既羞辱又悲哀的眼光打量他。他觉得把原本一个完美无疵的友好见面给彻底毁了。她得回答他那似乎是彬彬有礼的追诘，这不公平。就他而言，他得为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骗局而愧疚。他一直在企足而待。现在她被牵涉进去，不得不百般痛苦地摆脱出来，毕竟她不想伤他的感情。他用卑劣的手法占她的便宜，理应得到任何惩罚性的报应——她流露出蒙受耻辱与悲哀的眼神，远比掴他的耳光厉害得多。然而他却错怪了她，她刚才只是正眼打量他。他身材颀长，还是个刚发育完的毛孩子。他长

着一副马脸相，在布满被雨淋湿的前刘海下有一双目光柔和的眼睛，双肩俯曲，仿佛有意要缩成一团，以便毫不引人注目地溜进哪个角落。“抱歉，”她终于开口了，他知道她的确在向他致歉。“我没法解释”。

他感觉愧对这种善意。“当然这不关我的事，”他言毕即转身朝第14大街出口处蹒跚走去。他一直要她明白他可不是在勾引她。他是将她作为一个成人在交谈而不仅仅是个女孩，可他总认为没有作好诠释。他思忖或许他在自嘲，或许他是在处心积虑地设置一个骗局。不可置否，当初在第53大街站台与她邂逅，他曾有过要引诱她的念头，这种念头在他脑际萦绕已久，可从未兑现过。或许他在第14大街最终与她搭讪时，就不知不觉地在引诱她。兴许他对电影过于着迷，以致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她望着他迈着蹒跚有劲的步子离开，背部僵直，似乎在遭受伤痛的折磨。她没加思索就追了上去，一把扯住了挂在他身上酷似鞍毯的一只皮衣袖，“请等一下，我来告诉你。”

他思忖自己总算道明了本意。他多么想握住她的手并把它合在自己的手上共庆，毕竟同属人类。“你未必会理解，”她说道。“因此我起先没有告诉你。既然你这么在意，让我尝试一下，你不仅仅只是问问而已，是吗？”他摇了摇头，喜悦之情趋于平静。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打开了话匣子。“我从未去过科尼岛，可我总想去类似于岛的地方。有那么一块面积不大，四面环水，绿树成荫的地方。你只要一转身，一抬头便能一目了然。”她缓缓转过身，仿佛凝视着远方水天交融的地方。

“俨然是头圣牛，”他暗思，“又是树林！又是科尼岛！”“你瞧，”她斟字酌句向他诠释自以为是一清二楚的东西。“我把自己比喻为一座小岛，通常我感到无比惬意，但今天却不尽如人意。今天上午我收到妈妈寄自好莱坞的信，信中说她遇上了麻烦。今天下午又遇上了暴风雨。”她注视着他的闪光衣袖，情不由衷地用纤指弹去了几滴水珠。“波涛汹涌，横扫一切，你根本看不见小岛的存在。一切都正被波涛湮灭或者被浪涛席卷而光。因此我时常冥思苦索，一旦暴风雨过后，作为小岛的我将不复存在。惟有海水茫茫，于是我就有了这么个主

意”。她挥舞着手以示重要。“我思索着去考察另外一个岛，观察其在暴风雨中的所为，学会保存自己的招术，最终当暴风雨过后，能安然无恙，依然故我。”“我可没意识到会是这样，”他思索道。蓦地人们似乎个个怒目圆睁，高声尖叫，意在毁坏一切。惟有她才是完美无瑕的，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娓娓动听。

她用追诘的目光注视着他。“我听懂了，”他说道。“我能理解。”

“你会理解，还比其他人都透彻，”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她边说边抬手轻轻地在他脸上捏了一把。“再见，”言毕转身离去，撇下他一人站在那儿发愣。

他眼睁睁地望着她消失在通往下平台的梯道。他孤立无援地站在那儿，想象着一个巨浪突然打来卷走了她。于是他奋起直追，可等他赶到时她也许早已上了列车消失得无影无踪。听到列车驶来的隆隆声时他象发了疯似地狂奔。他显得忧心忡忡，三步并二步冲下去，连扶杆都顾不上抓。列车早已靠站，车门发出“吱吱”声后欲关闭，最近的一节车厢离他有 50 码距离。他全速冲刺，两眼环顾站台搜寻身着棕色皮衣的倩影。

“小伙子，乘下一班车吧”身后有人相劝。他不清楚她是否已上了列车，也顾不上从站台上的人群中搜寻她的踪影。他不时地在揣测她见到他的反应。适才她离开他后象是一路奔跑而去。她会搭乘第一班列车，而不在乎开往哪儿。他口中念念有词，恬不知耻地祈求自己的臆测正确无误，然后一头扎进行将关闭的车门。他耽搁的时间太久了，车门刚好卡住了他的一条腿，使他动弹不得。他的双手插进门缝，指甲扎入门的橡皮垫，用尽平生力量掰门。站台上的人群全都注视着他的举动。蓦然间站台中央传来一声刺耳的哨声，一名警察挥手示意他走开。小伙子两手做了个请求的手势。警察骂骂咧咧地冲过来一把揪住小伙子。小伙子使劲抓住门，车门竟然奇迹般地敞开露出了通道。那警察依然揪着他。“不行，你得下来！”小伙子挣扎着，周围的乘客喊喊喳喳对他表示同情与鼓励。咂舌声使警察的凌人盛气收敛不少。他发现周围的人群并不支持他，只得悻悻松开手。小伙子跌进车厢，车门慢慢合上。那警察用手指狠狠地警告他。“狗娘养的”小伙子思忖。有人差点送了命，不过他并没有求饶，只是猛拉车门而